

王進瑞的佛教行誼及其《碧巖錄講義》

邱敏捷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摘要

王進瑞早年加入齋教先天派，1936 年赴日本修習禪法，並研究佛學，畢業於駒澤大學佛教科。1940 年返國後，曾在開元寺及當時重要的佛學院執教，關心並參與佛教教育的發展。王氏關注佛教發展，舉凡在家佛教、佛教教育、佛寺緣起等議題都發而為文，又熟諳日本曹洞宗及中國禪宗史，著有《碧巖錄講義》，翻譯《唯識根本原理》、《印度佛教史》等書，綜合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又譯有日本曹洞宗《佛教修證義》，是跨越日治時代末期與戰後的佛教學者。其佛教行誼，是臺灣佛教發展史的一部分；其撰譯佛學名著，有功於臺灣佛學的研究；其對佛教教育的省思，可謂用心良苦；其《碧巖錄講義》有著時代意義，而所闡發的「坐禪」與「無所求」禪學觀點，實承繼曹洞宗的方法與達摩的禪論，體現其禪者的學養，足資參考。

關鍵詞：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駒澤大學、佛教教育、坐禪

壹、前言

東亞佛教交流史是東亞文化發展史上重要的面向，而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是邁向現代的轉型階段，在那期間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交會，自然是東亞佛教史關鍵的環節之一。在此期間，臺灣菁英留學日本曹洞宗駒澤大學，返國後繼續從事佛教研究與佛教教育，對於臺灣佛教走向現代化開啟了作用的人物，除了受到關注的忽滑谷快天¹（1867–1934）的學生高執德²（1896–1955）、李添春³（1899–1988）、曾景來⁴（又名曾普信，1902–1977）、林秋梧⁵（1903–1934）等臺籍佛教人物之外，⁶還有稍後幾年，同樣是留學日本駒澤大學的王進瑞（1913–2005，號道明、⁷明盈）。⁸

- 1 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曹洞宗重要人物，擔任過曹洞宗大本山代理管長，以及駒澤大學校長，著有《禪學思想史》、《王陽明與禪學》等書。
- 2 高執德，彰化人，生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1909 年畢業於永靖公學校，1918 年畢業於臺中州教員養成講習所，後擔任公學校教員。1926 年赴日本駒澤大學求學，1930 年畢業返臺，1932 年擔任《南瀛佛教》主編，1935 年從事臺南開元寺主辦的地方巡迴講演，1943 年參與「大東亞佛教青年會」，並擔任開元寺住持，1947 年被推舉為南京召開全國佛教會臺灣代表，1948 年於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後為俗家堂兄弟所累，遭保密局逮捕，1955 年被槍決。
- 3 李添春，高雄美濃客家人，生於 1898 年（明治 31 年）。1929 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文學部。學成回臺後，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職稱是臺灣宗教調查事務「囑託」。參見邱敏捷，〈李添春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高雄文獻》第 9 卷第 1 期（2019 年 6 月），頁 31–53。
- 4 曾景來，亦名曾普信，高雄美濃客家人，是李添春的表舅曾阿貴的次男。1928 年，自駒澤大學畢業，其畢業論文為〈阿含的佛陀觀〉，是原始佛教佛陀觀的專題研究。參見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第 70 卷第 2 期（2019 年 6 月），頁 1–32。
- 5 林秋梧，1903 年（明治 36 年）生於臺南市。1927 年，拜開元寺得圓和尚（1882–1946）為師，步入禪門，後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深造。1928 年至 1929 年，開始在《南瀛佛教》、《中道》等刊物，發表有關宗教及臺灣佛教改革的文章。1930 年，畢業返臺，與莊松林等創辦《赤道報》。1933 年，付梓《真心直說白話註解》。1934 年，出版《佛說堅固女經講話》。
- 6 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菁英除了上舉高執德、李添春、曾景來、林秋梧等人之外，尚有林德林（1890–1951），他生於西螺，1912 年跟隨釋會泉（1874–1942）研習《心經》與《金剛經》等，成就出家因緣，禮拜基隆靈泉寺釋善慧（1881–1945）為師。1917 年就讀臺灣佛教中學林，1920 年畢業，雖未就讀駒澤大學，但也師事忽滑谷快天。1922 年建立「臺中佛教會館」。1923 年 11 月辦《中道》雜誌。1935 年發表〈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對於臺灣佛教寄予厚望。
- 7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序〉（臺南：大新印書局，1972 年 4 月初版），頁 2。
- 8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174。

王進瑞在日治時代末期及戰後臺灣佛教發展史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與貢獻，故學術界與佛教界也有若干隨文的相關評述，依時間序如下：1979年，林子青〈臺灣佛教漫談〉，指出臺灣佛教的幾位領袖，覺力和尚（1881–1933）、善慧和尚（1881–1945）等，均在光復前後相繼逝去。之後有沈德融⁹（1884–1971）、林德林、高執德、曾景來、李添春等續佛慧命。接棒者，則有斌宗法師（1911–1958）、王進瑞、達超法師（1907–1975）、無上法師（1908–1966）、妙然法師（1908–1996）等縑素大德為佛法而努力，肩負臺灣佛教命脈，數十年如一日，值得遙致敬意。¹⁰ 2004年，江燦騰〈臺南開元寺法燈錄三百年史〉（上卷）一文，在第四節「從鄭卓雲到朱其麟編纂開元寺燈錄史的文獻回顧」中，論及王進瑞〈開元寺興起因緣〉一文，並肯定其內容。¹¹

2009年，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對於「高雄鳳山王家」多所著墨，尤其是日治時期王家與日本佛教的關係頗為密切。¹² 2013年，藍吉富《臺灣佛教辭典》說：

（王進瑞）跨越日治時代末期與光復初期的佛教學者。……1936 年赴日本修習禪法並研究佛學。畢業於駒澤大學佛教學科。1940 年（原文誤作 1941 年）返國後，曾在開元寺執教。王氏熟諳日本曹洞宗禪學及中國禪宗史。著有《碧巖錄講義》，譯有日本曹洞宗之《佛教修證義》等書。……王氏也綜合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編譯《唯識根本原理》、《印度佛教史》¹³等書。¹⁴

9 沈德融，16 歲入龍華齋教，為「源信堂」信徒。1907 年禮善慧法師出家，1938 年任靈泉寺住持，1971 年示寂於金山善德寺。

10 林子青，〈臺灣佛教漫談〉，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7 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1 月初版），頁 9。

11 江燦騰，〈臺南開元寺法燈錄三百年史〉（上卷）《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351–352。

12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79–83。

13 王進瑞尚有兩本譯書藍吉富未提及：一是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之《禪宗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

藍氏稱王進瑞是跨越日治時代末期與光復初期的佛教學者。此段簡介，對照於吳老擇（1930–）所云：「（王進瑞）如果是日據時代，他是足夠當住持的。」¹⁵ 誠非虛誇。

基本上，出身於南臺灣齋教的王進瑞，接受完整的世間學與佛學教育，他不但執教於開元寺等重要的佛學院，而且發表了諸多佛教論著，¹⁶ 其中〈《碧巖錄》解題〉與〈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等文，頗受佛學界重視，¹⁷ 是日治時期及戰後臺灣佛教發展史一位不可小覷的人物。

王進瑞出身於日本曹洞宗禪門，受澤木興道之傳，並深入禪學之研究，有見於當時歐美各國人士對禪宗之重視與熱心研究，遂於 1972 年出版《碧巖錄講義》約 31 萬餘字，對於公案禪多所闡發。《碧巖錄》為日本禪宗所側重，並由之形成所謂的「碧巖禪」，¹⁸ 進而有「碧巖會」的提倡。¹⁹ 王氏《碧巖錄講義》一書，乃承續曹洞宗重視《碧巖錄》的傳統而撰著，如來過臺灣的井上秀天²⁰（1880–1945）亦有《碧巖錄の現代的解說》、《碧巖錄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61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二是明石惠達等著，王進瑞等譯之《印度佛教史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57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

14 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臺南：妙心出版社，2013 年 4 月初版），〈王進瑞〉條，頁 48。

15 吳老擇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訪，《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6 年 11 月初版），頁 53。

16 王進瑞的佛教論著甚夥：專書（含著作與編譯）有 5 本；期刊論文：著有 14 文、譯有 22 文；專書論文 2 篇。其論著詳細資料，參見「附錄」。

17 王進瑞，〈《碧巖錄》解題〉，《獅子吼》第 9 卷第 10 期（1970 年 8 月），頁 9–13；王瑞進，〈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內明》第 113 期（1981 年 8 月），頁 26–31。

18 柳田聖山（1922–2006）指出：「室町時代的禪的主流在臨濟禪，但它並不是忠實地繼承臨濟義玄（？–867）的《臨濟錄》，而是碧巖禪，這始終都是五山的禪。」（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出版，頁 163–164）。

19 如曹洞宗人物陸鉞巖（1855–？），在臺期間成立「碧巖會」，並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7 月 5 日舉行紀念會。《臺灣日日新報》載「禪學碧巖會」云：「禪學碧巖會的一周年紀念會於二十五日在臺南寺召開，會場的佈置相當莊嚴。」（陸鉞巖，〈禪學碧巖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南特信」，1899 年 7 月 5 日）。

20 井上秀天，明治 13 年（1880 年）出生於日本本州西部的鳥取縣。明治 22 年（1889 年）小學畢業後，禮倉吉市曹洞宗寺院吉祥院住持豐田仙如為師，成為其弟子。從米子中學畢業後，於明治 28 年（1895 年）進入曹洞宗大學林深造，並從鳥取景福寺住持陸鉞巖研習印度哲學。翌年，以「瑞少峯景福寺第一座」

詳解》等書，甚且《碧巖錄詳解》還典藏於林德林所主持的「臺中佛教會館」²¹。歷來學術界與佛教界針對王氏的專題研究，尚付之闕如。

職是之故，本文以「王進瑞的佛教行誼及其《碧巖錄講義》」為題，就王進瑞的「佛教行誼」、「撰譯特色與對佛教教育的省思」、「《碧巖錄講義》的時代意義與禪學觀點」等方面論述之，以完整剖析王氏的佛教實踐與理念，並豐富臺灣佛教史之研究成果。

貳、王進瑞的佛教行誼

王進瑞，高雄鳳山人，父王兆麒，從事「鴉片販賣業」。²² 其伯父王兆麟²³（1887–1963）是臺灣第一位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布教師，原畢業於臺北醫專，曾任職於鳳山醫院，後留學日本，1922 年畢業於京都本願寺中央佛教院，又在京都龍谷大學研究淨土教兩年。²⁴ 1927 年，著《精神作興詔書圖解》一書，南瀛佛教會編云：「本會理事臺南彌陀寺住職精神界社主王兆麟氏所述之《精神作興詔書圖解》，頗適時宜之著述。」²⁵ 1929 年創建臺南家政學院（高等女學校課程）並擔任院長。1932 年，南瀛佛教會編

的身分，輔佐住持陸鉞巖。1896 年，陸鉞巖奉派抵臺駐錫臺南寺布教所，井上秀天隨行，在陸氏的指導下，從事布教活動，且在臺南開設義塾。著有《禪的現代的批判》、《無門關的新研究》、《碧巖錄の現代的解說》、《達磨禪の新研究》、《碧巖錄詳解》、《碧巖錄講義》等書，以及〈禪的公案的現代觀察〉、〈關於禪宗之公案〉、〈禪的自由討究斷篇〉、〈大小乘之我見〉、〈關於四諦及十二因緣〉、〈蘇東坡的佛教思想〉等文。

21 參見臺灣大學「臺灣佛教史料庫」中「臺中佛教會館特藏」。

22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44。

23 王兆麟，出生於鳳山，法號善明。青年時，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其後又赴日本京都中央佛教學院及龍谷大學研究佛學。1923 年起，以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布教使身分返臺從事布教工作。1926 年起擔任臺南彌陀寺住持，並在寺內創辦臺南家政女學院。該院乃臺灣佛教界在南臺灣興辦教育事業的先驅之一。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王兆麟〉條，頁 47。不過，原文誤作「臺南市人」，故更正之。

24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 1895–1945》（臺北：俊傑書局，2003 年 1 月），頁 19；楊建成，《日治時期傑出臺灣人士簡傳匯編：「基層總管——保正篇」（第 1 輯）》（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2014 年 1 月），頁 24。

25 南瀛佛教會編，〈王兆麟氏之精神作興詔書圖解〉，《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1927 年 12 月），頁 77。

〈王兆麟氏經營之家政女學院已經認可〉云：「本島佛教界熱心活動的王兆麟氏，嘗盡許多的辛酸，歷過不少的困苦，經營箇家政女學院，業經有三年了，受當局認可。」²⁶而戰後由「日式」僧人形象，轉受佛教大戒，成為「正式」的出家人。²⁷

王進瑞生於一個宗教氛圍的家族，早年加入齋教先天派，²⁸隸屬於鳳山明善堂，²⁹受姑母王淑寬栽培而留學日本，他自述：「（姑母王淑寬）鳳山明善堂前堂主兼管理人，精通儒佛兩典，曾教我四書五經，及栽培我留學日本駒澤大學學習佛教。」³⁰

王淑寬好佛典，曾於「鳳山婦女夜學會」教授漢文，據《臺南新報》〈鳳山通信·婦女夜學會〉云：「又有王氏淑寬，教以內則母姆數大端。……年二十六，性好讀書，自幼不食葷酒，多研漢文，熟讀內則，信仰佛教，不求配偶，果然出為教師，必能達女學之目的。」³¹《臺灣日日新報》「高雄特訊」〈春秋月旦〉曾云：

州下有女者三：一為旗後蔡天彰姪女蔡氏月華，一為鳳山王兆雄胞姊王氏淑寬，一為澎湖蔡氏旨禪。該三氏均工韻語³²，品亦端重。……而王、蔡氏則自幼繡佛持齋，守不字之貞，誠女中之傑出云。³³

上面是日治時期高雄人物史評，謂王淑寬是「女中傑出」者，應是信而可徵，而如前述所言，王進瑞受她教導與影響深遠。

26 南瀛佛教會編，〈王兆麟氏經營之家政女學院已經認可〉，《南瀛佛教》第10卷第5號（1932年5月），頁42。

27 闕正宗，〈殖民佛教的「認同」與戰後「轉向」——王兆麟的跨政權弘法事業〉，《玄奘佛學研究》，第21期，（2014年3月），頁52。

28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172。

29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49。

30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1。

31 《臺南新報》編輯，〈鳳山通信·婦女夜學會〉，《臺南新報》第7809號，1923年11月21日第5版。

32 王淑寬，〈謹步旨禪師妹瑤韻詠菊〉、〈詠蘭〉，《臺南新報》第7931號，1924年3月22日第5版。

33 《臺灣日日新報》編輯，〈春秋月旦〉，《臺灣日日新報》「高雄特訊」，1924年11月18日。

在家族栽培下，王進瑞 1926 年畢業於臺北「日新公學校」；1927 年入會於「大日本國民中學會」，學習中學課程；1929 年完成「大日本國民中學會」的中學課程；³⁴ 1934 年在前清秀才林靜觀（1860-？）門下學習漢文。1936 年，王氏赴日本考入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科」，學習「禪學」與「佛教學」³⁵ 等，同年拜日本曹洞宗澤木興道（1880-1965）學坐禪。王進瑞《碧巖錄講義》言：

（澤木興道）前曹洞宗師家，大本山總持寺後堂，駒澤大學教授。堅守古 規終身不娶不葷，拒（「不」字應刪）當任寺院住持。到 1965 年以 86 歲示寂為止，每天席不暇暖應付各地要求，走遍日本全國指導坐禪。曾傳授我曹洞禪及達磨正傳第 54 代血脈。³⁶

由此可知，王氏傳承之曹洞禪及達磨正傳第 54 代血脈，都來自澤木興道，尤其是澤木氏的「坐禪主義」³⁷ 對他影響至深，在其《碧巖錄講義》一書中，展露無遺。

1940 年，王進瑞自駒澤大學畢業返國後，任教臺南開元寺、延平佛學院、開元佛學書院、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等，教授佛教史、佛教各宗教理與坐禪等課程。1941 年，與高執德、洪池、日僧則竹玄敬開設日耀講座，輪番主講佛學³⁸，1943 年參與「臺灣佛教會南部練成所」。³⁹ 1946 年 2 月，獲選為臺灣佛教會籌備會理事。⁴⁰ 1950 年 12 月，高票當選高雄縣第一屆縣

34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172。

35 有關「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科』課程表」，參見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88。

36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1。

37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107-109。

38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記》（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 年 1 月初版），頁 225。

39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172。

40 臺灣「光復」之初，臺灣佛教會於 1945 年 12 月 31 日在釋真常的奔走策劃下，於臺北龍山寺召開第一次臺灣省佛教會組織籌備會。翌年 2 月 10 日宣告開會，出席代表 218 人，選出高執德、李添春、王進

議員。⁴¹ 1955 年擔任悟慈法師⁴²（1925–2005）所創辦之「觀音講寺」的「臺南佛學書院」講師，講授「佛教概說」。⁴³ 1965 年當選高雄鳳山扶輪社社長。⁴⁴ 1969 年 8 月，獲聘於臺南縣佛教支會假新營妙法寺舉辦為期三週的「弘法人員講習班」，擔任講師。⁴⁵ 王進瑞晚年，在 1973 年執教於「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⁴⁶ 同年 7 月，獲聘於高雄宏法寺舉辦之「大專佛學夏令營」，擔任講師。⁴⁷

王進瑞與當時臺灣佛教菁英關係篤厚，例如他與高執德交情深遠，誠如吳老擇云：「王進瑞和開元寺的關係很深，是證光法師的朋友，又是駒澤大學的同學。」⁴⁸ 此證光法師即是高執德。高氏 1954 年 5 月 24 日被捕後，王進瑞等人皆曾上書中國佛教會，請求覆示被捕之理由，然皆無下文。⁴⁹

高執德被槍決的這件事，對王進瑞影響深遠，既恐懼又害怕，也把自己家裏的東西分散幾處，身邊僅留下畢業紀念冊及幾張重要相片。⁵⁰ 這反映了

瑞、妙果（1884–1963）、義存（1884–1947）等為理事。詳見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本會改組的回顧一〉（《臺灣佛教》創刊號，1947 年 7 月），頁 18–20。

41 王進瑞當時是當選第一選區（含鳳山鎮、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縣議員，任期自 1951 年 1 月 11 日起至 1953 年 1 月 16 日止。陳子波、賴建銘纂修《高雄縣志稿政事志民政篇》（上冊）載王進瑞縣議員基本資料依序如下：「年齡：38 歲；性別：男；籍貫：臺灣省高雄縣；職業：公；學歷：駒澤大學畢業；經歷：曾任高雄縣政府社會教育股長等職。」（鳳山：高雄縣文獻委員會，1962 年 12 月出版，頁 124）

42 悟慈法師，臺南鹽水人，18 歲出家於麻豆保濟寺，曾就讀圓光寺的臺灣佛學院。後與人共建觀音講寺，1952 年落成；1955 年 7 月於觀音講寺創辦觀音佛學書院（後更名「臺南佛學書院」）；1969 年 2 月任開元寺住持。參見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開元寺，2010 年 12 月初版），頁 155–159。

43 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頁 156。

44 邱敏捷訪談，江燦騰口述，〈邱敏捷訪談江燦騰紀錄〉（2021 年 1 月 30 日），頁 1。

45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421。該講習會之其他講師，有性會法師（1928–2010）、傳妙法師、開通法師、楊白衣（1924–1986）等。

46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頁 172。

47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446。該佛學夏令營之其他講師，有曉雲法師（1912–2004）、慧嶽法師（1917–2016）、傳道法師（1941–2014）、楊白衣等。

48 吳老擇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訪，《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頁 53。

49 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高執德〉條，頁 325。

50 關於高執德要被槍決的事，王進瑞當時曾透過李添春請教李子寬（1882–1973）。李子寬說：「此事不用再提。」高執德死後，遺物被送到南投竹山德山寺達超法師（1907–1975）處。王進瑞內心受到很大的

在「白色恐怖」陰影中，王氏心靈嚴重受創的困境。⁵¹惟他對佛教嚮往的初衷及其對臺灣佛教正向發展的關懷，並未因此稍息，永續作出諸多具體貢獻。

至於王進瑞婚姻狀況，吳老擇《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云：「（王進瑞）在鳳山從事代書工作，前妻早已去世，後來佳里庄長的女兒黃玉霞⁵²（1919–1968）尼師回臺灣後還俗，就和王進瑞結婚。」⁵³王進瑞完成《碧巖錄講義》後將該書敬獻予黃玉霞，並云：「（黃玉霞）號玄怡菩薩，日本京都花園大學及立命館大學畢業經濟學士，對臨濟禪造詣頗深。提供臨濟禪及公案資料鼓勵我著作本書。」⁵⁴可見兩人志趣相投，皆攻於禪學。

到了晚年，王進瑞深於禪學修行，表現出禪家修行的境界，如他的兒子王健所言：

我的父親王進瑞 92 歲過世，他是一位學佛的人，曾留學日本念駒澤大學佛學系，著有《禪宗釋義》等書，在臺南開元寺擔任佛教書院副

衝擊，既恐懼又害怕，也把自己家裏的東西分散幾處，身邊僅留下畢業紀念冊及幾張重要相片，把其中一張「1965 年當選高雄鳳山扶輪社社長」相片贈送江燦騰。江燦騰也提及，訪談曾就讀延平佛學院拜高執德為師，後來成為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葉阿月（1928–2009）說：「高執德從日本買了一套《大正藏》，坐船回來時，大家大張旗鼓的迎接，引人注目，也招來殺身之禍的原因之一。為此，終身愧咎，遂立志前往駒澤大學就讀，並翻譯唐·窺基《心經幽贊》，以供養老師高執德。」（邱敏捷採訪，江燦騰口述，〈邱敏捷訪談江燦騰紀錄〉，頁 1）

51 江燦騰表示，1996 年他訪談王進瑞時，王氏曾向他說出這樣的恐懼心情。邱敏捷訪談，江燦騰口述，〈邱敏捷訪談江燦騰紀錄〉，頁 1。

52 林耀嫻，《在臺灣的日本佛教：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布教史（1895–1945）》：「臺南佳里出身的黃玉霞，因外婆篤信佛教，自幼即跟隨外婆禮佛。……看見臺灣尼僧教育程度低落，於是希望至日本學習佛法，提升尼僧之素質。……昭和 11 年（1936）3 月 29 日出生富裕之家的黃玉霞（18 歲）、黃玉灼（15 歲）姊妹，於臺北市臨濟寺受高林玄寶（1875–1961）之得度（皈依）後，立即赴日於京都寶鏡寺學習，……一年後送至愛知縣的宗榮尼眾學林，接受正式的尼僧學校教育。……當升上二年級後，高林玄寶特地親赴該校為兩人剃度。……玄怡（黃玉霞）、玄祐（黃玉灼）……高林玄寶之臺灣『玄』字輩尼僧弟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 年 7 月初版），頁 277–282。

53 吳老擇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訪，《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頁 53。

54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1。

院長多年。他的人生觀和母親激進派的思維往往相反，遇事順其自然，不急切躁進，喜歡看書寫字，喝茶聊天、看日本相撲電視節目。父親晚年由於重聽，也是足不出戶，在家養生度日，看他與世無爭自得其樂，作為子女也樂得看他逍遙自在，在高雄聖功醫院過世時，醫生說他沒什麼病，無高血壓、無糖尿病，因急性肺炎器官衰竭而亡。他生前最喜歡講的一句話是「不要計較，平常心就好」，果然和瑞亭阿嬤「不要管太多」的想法不謀而合。⁵⁵

王進瑞此「平常心就好」的平日言行，即源自馬祖道一（709–788）「平常心是道」⁵⁶的銘言。可見王氏把學禪的工夫運用並體現於生活應對進退之中。

叁、王進瑞的撰譯特色與對佛教教育的省思

王進瑞在佛學上有不少論著與翻譯，又任教於各重要的佛學院，或應聘為佛學講座與研習會主講，對佛教教育有其省思，茲分論如下。

一、佛學撰譯特色

首先，王進瑞的佛學論著，在日治時期即發表了一些文章，諸如：1935年以「王明盈」之名，在《南瀛佛教》發表〈做為被擺在刀俎上的傳統宗教的一份子〉；⁵⁷ 1942年付梓〈關於在家佛教思想開展小考〉⁵⁸；1943年付梓

55 王健，〈老年生活哲學別管太多〉，《大紀元時報》，2011年7月7日。

56 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大正藏》第51冊，頁440上）。

57 王明盈，〈做為被擺在刀俎上的傳統宗教的一份子〉，《南瀛佛教》第13卷第12號（1935年12月），頁25–26。

58 王進瑞〈關於在家佛教思想開展小考〉一文，主要從「釋尊開教的本意」、「佛教教團之中最初的改革者——大天之功業」、「奠基於優婆塞即菩薩這種思想的大乘精神之開展」、「六祖慧能的白衣傳教」與「在家佛教由羅因集大成」五階段，論述在家佛教的發展，以彰顯其意義與價值（《臺灣佛教》第20卷第12期，1942年10月，頁19–34）。

〈開元寺興起因緣〉、⁵⁹〈終刊紀念特輯：關於在家佛教論述的回顧〉。⁶⁰再者，日治時代結束後，於 1970 年發表〈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⁶¹1972 年出版《碧巖錄講義》；1981 年付梓〈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⁶²1982 年發表〈曹洞五位說〉⁶³等，對於在家佛教、開元寺緣起、佛教教育、曹洞宗禪學等多有其研究成果。

其中，王進瑞生平重要成就且頗以為傲的是，撰作〈做為被擺在刀俎上的傳統宗教的一份子〉一文，⁶⁴係抨擊東海宜誠⁶⁵（1892–1989）為謀求臺灣寺廟財產所提「對臺灣傳統的佛教系統寺廟齋堂確立其管理方針」之一案而發。其文云：

59 王進瑞〈開元寺興起因緣〉一文，著眼於開元寺的「創立緣起」、「開山志中能和尚」、「其後的沿革」與「鐘銘資料」等論述之（《臺灣佛教》第 21 卷第 4 期，1943 年 4 月），頁 25–35。

60 王進瑞持在家佛教的立場，其〈終刊紀念特輯：關於在家佛教論述的回顧〉云：「站在屬於自己的在家佛教立場，稍微回顧有關此一方面過去的論述。」（《臺灣佛教》第 21 卷第 12 期，1943 年 12 月），頁 40–45。

61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新覺生》第 8 卷第 8 期（1970 年 8 月），頁 12–13。

62 其中「道元所學的中國禪」，主要是指道元禪師（1200–1253）傳承了天童如淨（1163–1228）的曹洞宗風，對於佛教界流傳是北宋永明延壽所造有禪有淨的四句料簡持批評的態度。王進瑞繼承日本曹洞宗道元禪師以來反對禪淨雙修的主張，在〈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文云：「筆者亦是承其徒孫接得的半箇之一。道元的子孫不敢改變其祖師的法，可以和中國的情形作一比較。道元所學的中國禪，到後來在中國，卻變成禪淨雙修的禪。……但道元所傳入日本的中國禪，子子孫孫仍保守著，未染成念佛思想的禪，在坐禪中絕對不念佛，平常亦不勸人念佛，唯有默默只管打坐，將坐禪所得的定力，發揮於行住坐臥以及日常行動去，這就是道元所學的中國禪的真面目。」（《內明》第 113 期，1981 年 8 月），頁 31。王氏與同出於日本曹洞宗的臺灣佛教菁英曾景來、高執德的主張，如出一轍（參見邱敏捷，〈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在中日佛教交會下的歧點——以「禪淨雙修」為例〉，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2021 年第 9 期，頁 59–72）。

63 此文簡釋曹洞五位說「正中偏」、「偏正中」、「正中來」、「偏中至」與「兼中到」之義涵。王進瑞，〈曹洞五位說〉（上），《內明》第 124 期（1982 年 7 月），頁 19–22；〈曹洞五位說〉（下），《內明》第 125 期（1982 年 8 月），頁 25–28。

64 江燦騰回憶 1996 年訪問王進瑞時，王氏向他提及此事。邱敏捷訪談，江燦騰口述，〈邱敏捷訪談江燦騰紀錄〉，頁 1。

65 東海宜誠與臺灣佛教關係深遠，尤其是開元寺，然除了被認為有「覬覦」寺產之心外，闕正宗〈殖民後期的開元寺與東海宜誠〉一文，從「東海宜誠在南臺灣的活動」、「南臺聯絡寺廟的擴充動機與得圓的堅持」論述之。參見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頁 121–138。

要實施這一動作，須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二體，而主體的管理者當然意味著較優勢的一方。因此提案者所謀求的，是企圖將現在擁有莫大所屬財產的、劣勢的傳統佛教團體，控制在彼等優勢先進佛教家的管轄之下，而想把自己的意圖，藉著全島佛教徒的名義慫恿官廳，來達成自己的目的。⁶⁶

東海氏此提案因引起各教派公憤，而當局亦回應在實施上「困難點不少」⁶⁷，此議案因而停止。

再者，日治時代結束後，王進瑞翻譯了多種佛學著作：1961 年開始翻譯保坂玉泉（1887-1964）《唯識根本教理》一書，並從 1960 年至 1963 年連載於《臺灣佛教》。王進瑞自言當時正在臺南開元寺教授唯識，經常向保坂老師請益，後遂將《唯識根本教理》譯出，以嘉惠學界。其文云：

筆者曾留學東瀛，於民國 26 年一年間，在駒澤大學聽保坂博士之唯識學講義，現在在臺南開元佛學（書）院教授唯識學中，時向博士請益，迭蒙博士指導，頃蒙博士惠贈本年 6 月剛出版之《唯識根本教理》一書，閱讀之下，認有介紹我國教界之價值。⁶⁸

由此可見，王進瑞發心從事佛學譯著，意在裨益國內佛學研究之進展。

另依王進瑞《碧巖錄講義》所載，大約於 1967 年後翻譯德國神父 H. M. Enomiya-Lassalle（愛宮真備，1898-1990）《參禪悟道記》（“Zen: Way to Enlightenment”⁶⁹）⁷⁰。此“Zen: Way to Enlightenment”，曾於 1967 年譯為日

66 王明盈，〈做為被擺在刀俎上的傳統宗教的一份子〉，頁 25-26。

67 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頁 132-133。

68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介紹保坂博士新著《唯識根本教理》一書〉，《臺灣佛教》第 14 卷第 9 期（1960 年 9 月），頁 2。

69 H.M.Enomiya-Lassalle, *Zen--Way to Enlightenment*,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3.

70 參見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500。

文，⁷¹ 王氏應是依日文本而譯。

至於 1973 年王進瑞譯的《印度佛教史》，⁷² 原編著者為日本龍谷大學。還有宇井伯壽（1882–1963）等著，王進瑞等譯之《禪宗論集》；⁷³ 明石惠達等著，王進瑞等譯之《印度佛教史論集》。⁷⁴ 《禪宗論集》中，首篇是宇井伯壽所撰〈六祖惠能傳〉，是王氏於 1981 年譯出，並從 1981 年至 1982 年連載於《內明》。⁷⁵ 王進瑞在篇首〈譯者註〉云：

本文是從宇井伯壽所著《禪宗史研究第二》裏面的一篇翻譯出來的。

本書出版於昭和 16 年，即 1941 年 11 月，已經有 40 年之久，但現在仍然不失其權威性，值得介紹。⁷⁶

這是中肯之論。

《禪宗論集》與《印度佛教史論集》分別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61 冊、第 57 冊。關於這部譯叢的價值與意義，印順法師（1906–2005）在〈序〉云：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⁷⁷

這從側面烘托王進瑞從事翻譯佛學名著的學術貢獻，尤其是《印度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論集》，有助於臺灣佛教學界對於整體印度佛教史的理解，

71 愛宮真備著，池本喬、志山博訪譯，《禪一悟りへの道》（東京：理想社，1967 年出版）。

72 龍谷大學編，王進瑞譯，《印度佛教史》（高雄：譯者，1973 年）。

73 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禪宗論集》。

74 明石惠達等著，王進瑞等譯，《印度佛教史論集》。

75 參見「附錄」。

76 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禪宗論集》，頁 3。

77 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禪宗論集》，頁 1。

而不再侷限於中國佛教史與中國祖師大德的觀點⁷⁸。

1981 年，王進瑞譯就〈曹洞宗修證義〉，⁷⁹ 後於 1984 年改稱為《佛教修證義》。⁸⁰ 該書乃日本曹洞宗宗務局於 1890 年向宗內緇素所頒佈的修行學道準繩，原名稱是《曹洞教會修證義》。王氏編譯〈前言〉云：

該宗（曹洞宗）接化學人的方法，本來亦是繼承中國禪宗的傳統，以「只管打坐」、「以心傳心」為唯一方法，但是到了近代，社會進步工業發達的結果，一味坐禪所能接化的學人為數不多，所以為了因應時代的要求，除了坐禪以外，再編成本文作為補助教材之用。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依此文進修，以便了解曹洞宗意，及作為個人修行學道之指針。⁸¹

而關於該書的來源及其編譯之動機與作法，王進瑞說：

原文均採自道元禪師所著《正眼法藏》一書中的文句所編成。全文有三千七百零四字，屬於日本古文體，句句秀麗而且含意頗深。……譯者參學日本曹洞禪四十餘年，茲願傾盡久年所學，譯成此篇，用以報答歷代祖師法乳之恩。譯文注重於把握原意，不拘泥於原文字句。對於太艱深的字句，即略加闡釋剖白，改用以淺白的語句表現，使大家能夠一看便懂得原文意思。⁸²

78 對於只信受中國祖師大德的觀點，而偏離印度佛教史的發展事實的問題，楊惠南〈我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指出：「國內許多以『信』為本的佛弟子，往往可以信受像天臺、賢首那種缺乏知識，以致離開史實甚遠的簡擇，……感嘆國內佛學界的保守與落伍了！」（收於藍吉富編，《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臺北：正聞出版社，1986 年 6 月重版），頁 287。

79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王進瑞譯，〈曹洞宗修證義〉，《內明》第 109 期（1981 年 4 月），頁 26-29。

80 王進瑞編譯，《佛教修證義》（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 年 2 月初版）。

81 王進瑞編譯，《佛教修證義》，頁 1。

82 王進瑞編譯，《佛教修證義》，頁 1-2。

這可見他編譯《佛教修證義》，是在參學日本曹洞禪四十年之厚基上，下了極大的功力來完成的。

二、對佛教教育的省思

王進瑞對於佛教教育的省思，主要是針對佛學院教育而言，可以說是延續日治時期林德林、高執德、李添春、曾景來與林秋梧等臺灣佛教改革、邁向佛教教育現代化的腳步，並更具體的向下扎根與推擴。

王進瑞一生致力於佛學院及有關佛教研習會講學，特別是在開元寺佛學院教授二十多年之久。一如前述，王氏與開元寺淵源頗深，對於佛教教育甚為關注，並從而提出檢討。他在 1970 年發表〈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云：

我亦是在過去從事佛教教育的人，自日據時代由佛教大學畢業後，想要提高本省佛教教育水準，犧牲不少心血及年華，在臺南開元寺辦過延平佛學院，後來改稱為開元佛學（書）院，前後二十餘年，養成了不少龍象，其中亦有現在出任國立臺灣大學當講師的人材。不過回想起來，還是毫無成就可言，仍感臺灣的佛教教育，很難振興。⁸³

此文所提之延平佛學院，為高執德於 1948 年在開元寺所創辦。在此期間，王進瑞並曾擔任過開元佛學書院的副院長，⁸⁴ 並自編大專程度的《佛學基本教材》三冊，作為開元佛學書院的教科書，⁸⁵ 故對佛學院的辦學情形，瞭如指掌。

83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頁 12。

84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頁 12。

85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500。

王進瑞在〈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文中，先徵引楊白衣（1924–1986）〈向佛教教育界進一言〉⁸⁶一文所述當前佛學院的通病，再對症下藥，提出具體建議。對於楊白衣所舉各佛學院之弊病，再詳細增補為9點：「設立動機不單純」、「未有標準學制」、「無人監督」、「學生素質不一」、「無一貫性的教學計畫」、「教師濫竽充數」、「未能採用新教科書」與「忽略行之教育的重要性」等⁸⁷。針對這些窘況，王進瑞提出4項改善之道：

- 一、在中佛會下面應組織教學委員會，聘請國內外大學畢業之僧俗充為委員，對提高本國佛教學研究及佛教教育各有關問題，作全面性檢討，將應實施各項經由中佛會發佈施行。
- 二、教學委員會應制定個佛學院應用之組織章程範本，其中應包括教學課程及進度表，應使用之教材種類，使各佛學院遵循。
- 三、中佛會應通令嗣後各佛學院之設立，應檢具前項所規定之各種內容以及教師名稱，董事會組織情形等，呈請佛教會中教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開學。佛教會對已開設之佛學院應時常派員監督，使其嚴格執行教學計畫及成果。
- 四、教學委員會應聘請專家編著佛學院用之各科新式教科書，或對已有之著作發給獎勵金，補助其出版。⁸⁸

王進瑞寄望於中國佛教會承擔起補偏救弊的責任，並有所作為：（一）成立教學委員會，對佛教教育進行檢討；（二）建立佛學院之組織章程，包括教學課程、進度表與教材種類等以為範本；（三）審查教師名單，並派員監督，以嚴格執行教學計畫；（四）聘請專家編著佛學院各科新式教科書，或補助

86 楊白衣，〈向佛教教育界進一言〉，《海潮音》第51卷第4期（1970年4月），頁5–6。

87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頁12。

88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頁13。

出版。期望透過這些改善策略，提升臺灣佛學院教育水準，可謂用心良苦。

在這些改善之道中，可見王進瑞的用心，例如教授唯識時，如前述所言，翻譯保坂玉泉《唯識根本教理》，也翻譯《印度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論集》等，以充實印度佛教史與佛教教理的教學等。

不過，寄望中國佛教會擔起這個責任，似乎有點不切實際。然檢討中求進步，目前我們也看到臺灣有些佛學院，已能落實佛教教育，注重教學設計，如圓光佛學院、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⁸⁹等，辦學績效，有目共睹。

大體言之，佛教教育攸關佛教之興衰存亡，從日治時期，以及戰後至今，較具規模的佛教團體，紛紛興辦佛學院以培養僧才，各階段有其發展殊采，晚近臺灣佛學院已然成為東南亞佛教僧人前來進修之首選，應歸功於各佛學院因應時代需求，群策群力、積極辦學，而有口碑。

肆、王進瑞的《碧巖錄講義》的時代意義與禪學觀點

王進瑞在禪學上素有研究，其《碧巖錄講義》有他著力之處，在今日還值得參考，亦難免有待商榷之處⁹⁰。該書有〈《碧巖錄》解題〉⁹¹及二十則的解說，⁹²內容引用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與宇井伯壽《禪宗史》第一

89 邱敏捷，〈《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彙編》第二輯評析〉，《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67 期（2020 年 6 月），頁 96-102。

90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亦有商榷處，如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四句，是禪宗的金招牌（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19）。不過，印順《中國禪宗史》認為達摩禪是「藉教悟宗」（印順，《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 年 4 月四版），頁 7-10；而「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弘忍門下開始宣揚起來（同上，頁 73-75）。

91 在〈碧巖錄解題〉中，王進瑞就「本書的底本及原著者雪竇重顯禪師」、「碧巖錄的作者圓悟克勤禪師」、「碧巖錄的內容構造」與「碧巖錄的流通史」闡述之。

92 二十則分別為：「第一則武帝問達磨」、「第二則趙州至道無難」、「第三則馬大師不安」、「第四則德山挾複子」、「第五則雪峰盡大地」、「第六則雲門日日是好日」、「第七則法眼答慧超」、「第八則翠巖夏末示徒」、「第九則趙州東西南北」、「第十則睦州問僧甚處」、「第十一則黃檗啗酒糟漢」、「第十二則洞山麻三斤」、「第十三則巴陵銀碗裏」、「第十四則雲門對一說」、「第十五則雲門倒一說」、「第十六則鏡清啐啄之機」。

卷的觀點，⁹³ 這是與當時禪學經典名著作連結的表徵。茲就該書之時代意義與特色論述之。

一、《碧巖錄講義》的時代意義

王進瑞深入禪學之研究，1972 年出版《碧巖錄講義》之時代意義，在於呼應西方禪學熱潮而作。王氏《碧巖錄講義》一書之研撰因緣，主要是眼見西方歐美正熱衷於禪學，而在東方反為之衰微，他「願窮畢生學（力）」⁹⁴ 講解本書」之語，道出了堅篤的意志與強大的願力。王氏〈序〉指出：

眼看中國禪宗最珍貴之遺產參禪悟道，近年來漸由歐美各國人士重視熱心研究，並在彼邦日益興隆之際，反在其發源地我國如此衰微，甚不以為然。……爰不顧寡識，願窮盡畢生學（力）講解本書。⁹⁵

文中所謂「近年來」，指的是自 1960 年代後期至 1970 年代歐美之寒山研究蔚為風潮，如在美國寒山詩的譯本有亞瑟·魏雷（Arthur Waley）、史奈德（Gary Snyder）與華特生（Burton Watson）等人的著作，加上鈴木大拙（1870–1966）用英文介紹禪宗，禪宗流行於當時西方。

在臺灣，1970 年鍾玲（1945–）在《中央副刊》發表〈寒山在東方和西方文學界的地位〉一文，也引發臺灣學界研究寒山詩的熱潮，如釋曉雲（1912–2004）1970 年在華岡召開一次「寒山子研究會」；⁹⁶ 同年，趙滋蕃（1924–1986）有〈寒山子其人其詩〉⁹⁷ 與〈寒山詩評估〉⁹⁸ 二文；而 1971 年曾景

「第十七則香林西來意」、「第十八則肅宗請塔樣」、「第十九則俱胝一指禪」與「第二十則龍牙西來無意」等。《碧巖錄》共有一百則，王進瑞雖僅取其中五分之一，然原書（《大正藏》版本）各則並無標題，該書賦予各則幾個關鍵字為標題，實有畫龍點睛之效，應是首創之舉。

93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19。

94 原文無此「力」字，試增補之，使全文更為明白。

95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1。

96 參見陳慧劍，《寒山子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76 年 6 月三版），頁 1。

97 趙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詩〉，《中央日報》，197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第 9 版。

來《寒山詩解》與 1974 年陳慧劍（1925–2001）《寒山子研究》兩作，可謂翹楚。

此外，在胡適（1891–1962）與鈴木大拙禪學論辯⁹⁹後，臺灣佛教繼之而起的禪學研究，有 1971 年印順法師付梓《中國禪宗史》，1977 年錢穆（1894–1990）發表〈評胡適與鈴木大拙討論禪〉等，都是呼應並反思禪學研究熱潮而撰成。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也是在此臺灣佛教禪學研究之氛圍中問世。《碧巖錄》是「禪門第一書」，是禪宗公案故事書，是禪師機鋒交會之作，涉及禪史與禪思的相關議題，自然是不容易闡述，然為好禪者所喜愛，如後於王進瑞的楊惠南（1943–）《碧巖崖下：碧巖錄注釋》¹⁰⁰也耗多年時光完成。¹⁰¹

二、《碧巖錄講義》的禪學觀點

《碧巖錄講義》於每則皆加詳細注解、闡明，然礙於篇幅，本文此處僅就其禪學觀點的特色：強調「坐禪」；重視「禪修」，論述如下：

其一，強調「坐禪」，以闡揚禪宗。王進瑞在該書〈序〉言云：

本書在我國尚無一部註解或解釋等類之書可資指引，……隨而次第對參禪悟道一大事亦被人遺忘，竟成禪宗弟子不會坐禪只會念佛，……認應復興祖道坐禪乃是中國佛教當務之急，尤其是禪門弟子責無旁貸。

102

98 趙滋蕃，〈寒山詩評估〉，《文藝》第 12 期（1970 年 6 月 1 日），頁 10–34。

99 參見邱敏捷，〈胡適與鈴木大拙〉，收於鄭志明主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2000 年 5 月初版），頁 155–178。

100 楊惠南，《碧巖崖下：碧巖錄注釋》（1–4 冊）（南投：正觀出版社，2017 年 12 月初版）。

101 參見邱敏捷，〈楊惠南的禪學研究析論〉（中國浙江杭州徑山寺主辦：「第二屆徑山禪宗祖庭文化論壇」，2018 年 7 月 14–16 日），頁 741–758。

102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序〉，頁 1。

強調坐禪，是充分展現曹洞宗「只管打坐」的精神。王氏又強調「坐禪」可以徹見自己心性。在「第一則武帝問達磨」文云：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說達磨的佛法，不依靠念佛、修懺、看經、燒香、拜佛、長齋、梵行等方法。單以坐禪一行，使人人直接徹見自己心性而成佛。¹⁰³

同時指明藉由「坐禪」來坐斷一切的眾流，也就是截斷生死根本之「我見」、「我所見」，到達大解脫的境地。其文云：「達磨的這句『廓然無聖』透得過，其他所有葛藤亦可一時透得過。像這樣透得過的人，自然坐得斷，以坐禪來坐斷一切的眾流。」¹⁰⁴

其二，重視禪修，以見道、修道而證道。王進瑞出身於日本曹洞宗禪門，受澤木興道之傳，學行並重，在佛學院不只講授佛教教理與佛教史，並教授「坐禪」，強調禪修教育，對禪在修證上有其看法：

一是，不可學得底，要見得底。王進瑞《碧巖錄講義》云：

學禪應該要拜明師，在明師鉗鎚之下，甘受警策的挨打，以身體來實參實究，不是用腦筋，然後才能夠有達到見得徹的希望。……在臺灣的佛教雜誌上寫禪的人不少，但其中仍有部分卻是學得底人，連一記的警策都未曾挨過，……如果有心談禪希望應該從頭做起，走入正門受師鉗鎚，多少見得徹再來。¹⁰⁵

此「明師」不是「名師」，是指高明的老師。而「甘受警策的挨打」，是指禪修時打瞌睡或不專心，甘於接受禪師提醒或敲擊。「以身體來實參實究，

103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28。

104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41。

105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86。

不是用腦筋」，是說透過四念處中最具體的「身受」之自我觀照，如「數息觀」之專注於呼吸，達到「見得徹」，也就是達「悟入諦理」的「見道」的境地。學得底是知識，見得底是禪修工夫，兩者深淺自是有別。

二是，無所求的心修行。王進瑞《碧巖錄講義》云：

我們對於佛教的信仰及修行亦應當如是，不得有所求才信仰佛教以及修行。應該以無所求、無所著的心信仰及修行、禮佛才對。禪門中有一首偈禮：「能禮所禮性空寂，自身他身體無二。願共眾生得解脫，發無上意歸真際。」如果照這樣能禮所禮打成一片，自無你我之分別，當然毫無所求之心，這樣才對。¹⁰⁶

此「無所求的心修行」，即如達摩（382-?）「二入四行」中之「無所求行」。¹⁰⁷這是繼前述所言「見道」之後的「修道」，也就是以無所求的心行，本著悟入的見地，從實際生活中，實際事行上去融冶，銷除無始來的積習，從而證入「空寂」、「不二」，自是「證道」的境界，解脫自得，歸於真如。王進瑞自己也把這樣的工夫應用在他的生活中。¹⁰⁸

可以說，強調坐禪，是充分展現曹洞宗「只管打坐」的精神，這也貫串到他〈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一文中所反對的「禪淨雙修」的思想；而無所求的心修行，則是承繼達摩的「二入四行」的禪論，展現「達摩正傳」的傳承。

伍、結語

106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頁 317。

107 唐·淨覺，《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 85 冊，頁 1285 中。

108 參見王健，〈老年生活哲學別管太多〉，《大紀元時報》，2011 年 7 月 7 日。

綜上可知，王進瑞早年加入齋教先天派，在富有佛教文化氛圍的家族中成長、熏陶。1936 年赴日本修習禪法，並研究佛學，畢業於駒澤大學佛教科。在禪法方面，受教於澤木興道，承襲「坐禪」之道，為曹洞禪及達摩正傳第五十四代血脈；1940 年返臺後，曾在開元寺、延平佛學院、開元佛學書院、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等處執教及傳授坐禪，實有功於臺灣僧俗二眾教化與佛學院教育。而他對於如何學禪而能透徹、證悟無礙的佛法有其觀點，提供了學禪門徑。

在佛教學術上，王氏關注佛教發展，舉凡在家佛教、佛教教育、佛寺緣起等議題都發而為文，又熟諳日本曹洞宗及中國禪宗史，深入禪史與禪思，呼應時代思潮特撰《碧巖錄講義》，強調坐禪工夫。他翻譯《唯識根本原理》、《印度佛教史》等書，綜合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又譯有日本曹洞宗《佛教修證義》，是跨越日治時代末期與戰後難得的佛教學者。

要言之，王進瑞的佛教行誼，是臺灣佛教發展史的一部分；其撰譯佛學名著，有功於臺灣佛教的研究；其對佛教教育的省思，可謂用心良苦；其《碧巖錄講義》有著時代意義，而其彰顯「坐禪」與「無所求」的禪學觀點，承繼曹洞宗的方法與達摩的禪論，體現其禪者的學養，足資參考。

附錄：王進瑞著作目錄

一、著作（以年代排）

王進瑞，〈駒澤大學來信〉，《南瀛佛教》14 卷 7 號（1936 年 7 月），頁 50–51。

王進瑞，〈關於在家佛教思想開展小考〉，《臺灣佛教》20 卷 12 期（1942 年 10 月），頁 19–34。

王進瑞，〈開元寺興起因緣〉，《臺灣佛教》21 卷 4 期（1943 年 4 月），頁 25–35。

王進瑞，〈終刊紀念特輯：關於在家佛教論述的回顧〉，《臺灣佛教》21 卷 12 期（1943 年 12 月），頁 40–45。

王進瑞，〈介紹保坂博士新著《唯識根本教理》一書〉，《臺灣佛教》14 卷 9 期（1960 年 9 月），頁 2–3。

王進瑞，〈開元佛學書院一屆校務報告〉，《臺灣佛教》16 卷 4 期（1962 年 4 月），頁 18。

王進瑞，〈《碧巖錄》解題〉，《獅子吼》9 卷 10 期（1970 年 8 月），頁 9–13。
後收於張曼濤主編，《禪宗典籍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2 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 10 月初版，頁 193–208；最後再刊於《普門學報》50 期（2009 年 3 月），頁 203–217。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新覺生》8 卷 8 期（1970 年 8 月），頁 12–13。

王進瑞，〈（日本）臨濟宗安心要領〉，《獅子吼》9 卷 10 期（1970 年 10 月），頁 6–7。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臺南：大新印書局，1972 年 4 月初版。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上），《內明》28、29 期（1974 年 8 月），頁 19–24。

王進瑞，〈臺灣佛教各大派演字法系表〉，收於《慈恩拾穗——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高雄：宏法寺，1976年11月初版，頁171-172。

王進瑞，〈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內明》113期（1981年8月），頁26-31。後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1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6月初版，頁169-188。

王進瑞，〈曹洞五位說（上）〉，《內明》124期（1982年7月），頁19-22。

王進瑞，〈曹洞五位說（下）〉，《內明》125期（1982年8月），頁25-28。

王進瑞編譯，《佛教修證義》。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年2月初版。

二、翻譯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介紹保坂博士新著《唯識根本教理》一書〉，《臺灣佛教》14卷9期（1960年9月），頁2-3。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四分義三類境的研究〉（一），《臺灣佛教》15卷10期（1961年10月），頁5-9。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四分義三類境的研究〉（二），《臺灣佛教》15卷11期（1961年11月），頁11-12。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四分義三類境的研究〉（三），《臺灣佛教》15卷12期（1961年12月），頁11-12。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三類境義的研究〉（五），《臺灣佛教》15卷9期（1961年9月），頁14-15。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三類境義的研究〉（二），《臺灣佛教》15卷5、6期（1961年5月），頁19-21。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三類境的研究〉（三），《臺灣佛教》15卷7期（1961年7月），頁12-15。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臺灣佛教》16卷1期（1962年1月），頁11-12。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臺灣佛教》16 卷 2、3 期（1962 年 3 月），頁 16–17。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二），《臺灣佛教》16 卷 5、6 期（1962 年 6 月），頁 24–25。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三），《臺灣佛教》16 卷 7 期（1962 年 7 月），頁 9–10。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四），《臺灣佛教》16 卷 9 期（1962 年 9 月），頁 18–19。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四），《臺灣佛教》16 卷 10 期（1962 年 10 月），頁 16。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五），《臺灣佛教》16 卷 12 期（1962 年 12 月），頁 13–15。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三十頌解說〉（一），《臺灣佛教》17 卷 2、3 期（1963 年 3 月），頁 16–17。

保坂玉泉著，王進瑞譯，〈唯識三十頌解說〉（二），《臺灣佛教》17 卷 4 期（1963 年 4 月），頁 12–14。

龍谷大學編，王進瑞譯，《印度佛教史》。高雄：譯者，1973 年。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王進瑞譯，〈曹洞宗修證義〉，《內明》第 109 期（1981 年 4 月），頁 26–29。

宇井伯壽著，王進瑞譯，〈六祖惠能傳〉（一），《內明》117 期（1981 年 12 月），頁 27–30。

宇井伯壽著，王進瑞譯，〈六祖惠能傳〉（二），《內明》119 期（1982 年 2 月），頁 20–22。

宇井伯壽著，王進瑞譯，〈六祖惠能傳〉（三），《內明》120 期（1982 年 3 月），頁 20–25。

宇井伯壽著，王進瑞譯，〈六祖惠能傳〉(四)，《內明》121 期(1982 年 4 月)，
頁 17-22。

宇井伯壽著，王進瑞譯，〈六祖惠能傳〉(五)，《內明》122 期(1982 年 5 月)，
頁 21-26。

明石惠達等著，王進瑞等譯，《印度佛教史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
佛學名著譯叢》第 57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

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禪宗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
著譯叢》第 61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

參考書目

壹、古籍（依時代先後順序）

唐·淨覺，《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 85 冊。

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

貳、專書

王進瑞，《碧巖錄講義》。臺南：大新印書局，1972 年 4 月初版。

王進瑞編譯，《佛教修證義》。臺北：彌勒出版社，1984 年 2 月初版。

宇井伯壽等著，王進瑞等譯，《禪宗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61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

印順，《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 年 4 月四版。

吳老擇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訪，《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6 年 11 月初版。

明石惠達等著，王進瑞等譯，《印度佛教史論集》。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57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6 月初版。

林欏嫻，《在臺灣的日本佛教：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布教史（1895–1945）》。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 年 7 月初版。

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出版。

陳子波、賴建銘纂修，《高雄縣志稿政事志民政篇》（上冊）。鳳山：高雄縣文獻委員會，1962 年 12 月出版。

陳慧劍，《寒山子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76 年 6 月三版。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 1895–1945》。臺北：俊傑書局，2003 年 1 月。

楊建成，《日治時期傑出臺灣人士簡傳匯編：「基層總管——保正篇」（第 1 輯）》。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2014 年 1 月。

楊惠南，《碧巖崖下：碧巖錄注釋》（1—4冊）。南投：正觀出版社，2017年12月初版。

愛宮真備著，池本喬、志山博訪譯，《禪—悟りへの道》。東京：理想社，1967年出版。

龍谷大學編，王進瑞譯，《印度佛教史》。高雄：譯者，1973年。

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臺南：妙心出版社，2013年4月初版。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年1月初版。

闕正宗等撰，《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臺南：開元寺，2010年12月初版。

H. M. Enomiya-Lassalle, "Zen--Way to Enlightenment",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3.

叁、論文

一、期刊論文

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本會改組的回顧一〉，《臺灣佛教》創刊號（1947年7月），頁18—20。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王進瑞譯，〈曹洞宗修證義〉，《內明》109期（1981年4月），頁26—29。

王明盈，〈做為被擺在刀俎上的傳統宗教的一份子〉，《南瀛佛教》13卷12號（1935年12月），頁25—26。

王進瑞，〈《碧巖錄》解題〉，《獅子吼》9卷10期（1970年8月），頁9—13。

王進瑞，〈如何革新本省佛教教育〉，《新覺生》8卷8期（1970年8月），頁12—13。

王進瑞，〈曹洞五位說（上）〉，《內明》124期（1982年7月），頁19—22。

王進瑞，〈曹洞五位說（下）〉，《內明》125期（1982年8月），頁25—28。

王進瑞，〈終刊紀念特輯：關於在家佛教論述的回顧〉，《臺灣佛教》21卷12

期（1943 年 12 月），頁 40–45。

王進瑞，〈開元寺興起因緣〉，《臺灣佛教》21 卷 4 期（1943 年 4 月），頁 25–35。

王進瑞，〈關於在家佛教思想開展小考〉，《臺灣佛教》20 卷 12 期（1942 年 10 月），頁 19–34。

江燦騰，〈臺南開元寺法燈錄三百年史〉（上卷），《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4 期（2004 年 7 月），頁 311–368。

邱敏捷，〈《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彙編》二輯評析〉，《佛教圖書館館刊》67 期（2020 年 6 月），頁 96–102。

邱敏捷，〈日治時期曾景來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臺灣文獻》70 卷 2 期（2019 年 6 月），頁 1–32。

邱敏捷，〈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在中日佛教交會下的歧點——以「禪淨雙修」為例〉，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2021 年 9 期（，頁 59–72。

邱敏捷，〈李添春的行誼及其對臺灣佛教之研究〉，《高雄文獻》9 卷 1 期（2019 年 6 月），頁 31–53。

南瀛佛教會編，〈王兆麟氏之精神作興詔書圖解〉，《南瀛佛教》6 卷 1 號，1927 年 12 月），頁 77。

南瀛佛教會編，〈王兆麟氏經營之家政女學院已經認可〉，《南瀛佛教》10 卷 5 號，1932 年 5 月），頁 42。

楊白衣，〈向佛教教育界進一言〉，《海潮音》51 卷 4 期（1970 年 4 月），頁 5–6。

趙滋蕃，〈寒山詩評估〉，《文藝》第 12 期（1970 年 6 月 1 日）頁 10–34。

闕正宗，〈殖民佛教的「認同」與戰後「轉向」——王兆麟的跨政權弘法事業〉，《玄奘佛學研究》，21 期（2014 年 3 月），頁 29–60。

二、專書論文

林子青，〈臺灣佛教漫談〉，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87 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1 月初版，頁 1-9。

楊惠南，〈我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收於藍吉富編，《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臺北：正聞出版社，1986 年 6 月重版，頁 263-292。

三、學位論文

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1-207。

四、研討會論文

邱敏捷，〈楊惠南的禪學研究析論〉，中國浙江杭州徑山寺主辦：「第二屆徑山禪宗祖庭文化論壇」，2018 年 7 月 14-16 日，頁 741-758。

五、其他

《臺南新報》編輯，〈鳳山通信·婦女夜學會〉，《臺南新報》第 7809 號，1923 年 11 月 21 日第 5 版。

《臺灣日日新報》編輯，〈春秋月旦〉《臺灣日日新報》「高雄特訊」，1924 年 11 月 18 日。

王健，〈老年生活哲學別管太多〉，《大紀元時報》，2011 年 7 月 7 日。

王淑寬，〈謹步旨禪師妹瑤韻詠菊〉，《臺南新報》第 7931 號，1924 年 3 月 22 日第 5 版。

邱敏捷訪談，江燦騰口述，〈邱敏捷訪談江燦騰紀錄〉，2021 年 1 月 30 日，頁 1。

陸鉞巖，〈禪學碧巖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南特信」，1899 年 7 月 5 日。

趙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詩〉，《中央日報》，197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第 9 版。

Wang, Jin-Rui's Buddhist Practice and *Bi Yan Lu Notes*

Chiu Min-Chieh *

Abstract

In his early years, Wang, Jin-Rui was a believer in Jaitism. Wang, Jin-Rui went to Japan to study Buddhism and practice Zen Buddhism in 1936 and graduated from the Buddhist School of Komazawa University. After returning to his motherland in 1940, he taught at the Kaiyuan Temple and other major Buddhist institutes of the time. Concerning himself with Buddhist education, Wang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its development and wrote about the relevant issues, including lay Buddhism, Buddhist educ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Buddhist temple. Wang was also familiar with the Caodong School of Japan and Chinese Zen. He has notabl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writing *Bi Yan Lu Notes*, translating *Substance of Buddhist Cultivation*, compil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ory of Consciousness-only*, and publish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Integrating research from Japanese scholars, he is a Buddhist scholar from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ost-war period. His Buddhist practice is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aiwan, and his works translated from Buddhist masterpieces have contributed to further study of Buddhism in Taiwan, demonstrate quite clearly the well-intentioned reflection on Buddhism education. *Bi Yan Lu Notes*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of the time, and his inspiring views of “meditation and “seeking nothing” pass on theories from the Caodong School and Dharma to reveal Buddhist learnings in this area.

Keywords : Wang, Jin-Rui, *Bi Yan Lu Notes*, Komazawa University, Buddhist Education, Meditation

* Dea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